

從帝大到臺大

陳奇祿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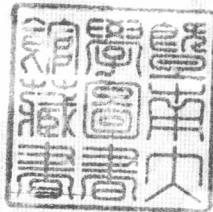
G 649.285.8
20071

港台书

臺大人叢書 1

從帝大到臺大

陳奇祿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帝大到臺大 / 陳奇祿等著. -- 初板. -- 臺北市：臺大，2002[民91]
面；公分—（臺大人叢書；1）
ISBN 957-01-2210-2(平裝)
1. 國立臺灣大學

525.8232

91019032

從帝大到臺大

作者 陳奇祿等
發行人 陳維昭
總編輯 張秀蓉
主編 林秀美
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
電話 (02)23623727
傳真 (02)23623734
地址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E-mail alumni@ms.cc.ntu.edu.tw
郵撥帳號 17653341 國立臺灣大學
總經銷 展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2518345
地址 220 板橋市松江街 21 號 2 樓
印刷 益商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3 年 1 月一版二刷
定價 300 元
ISBN 957-01-2210-2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校長序

《從帝大到臺大》是本校出版的第一本台大人口述歷史。該書匯集了在1930年至1950年間進入台大就學、服務的校友及師長們的台大經驗，透過他們對個人生涯的歷史回顧，不僅為本校保存了台大從1928年創校到光復前後那一段渾沌年代極為珍貴的史料，他們每個人獨特的生活歷練與情感，更豐富了台大校史的內涵。

《從帝大到臺大》這本書共有十七位台大人。其中，中文系吳守禮教授、化學系劉盛烈教授及羅銅壁教授、機械系劉鼎嶽教授等四位是台北帝大時期畢業或入學的校友。吳守禮教授鑽研早期閩南語古語的研究，數十年如一日，而於去年(2001)獲第一屆總統府文化獎的肯定；劉盛烈教授為第一位台灣出身的帝大理學博士，春風化雨五十年，是台灣化學界的先導；羅銅壁院士是台灣從事蛋白質化學研究的第一人，領導台灣生物化學科學發展有成，除了學術上的成就，羅銅壁教授歷任台大教務長、大考中心主任等職，對校園建設及聯招改革亦有一定之貢獻；帝大工學部成立得晚，所以畢業生少，台灣人更只有兩位，劉鼎嶽教授是其一，他拿了兩份大學畢業證書，留校服務，於1950年代曾參與早年之火箭發射。

1950年代前後畢業的校友，有經濟系黃金茂教授、法律系馬漢寶教授、地質系王源教授、園藝系康有德教授、農化系蘇仲卿教授、醫學系葉英堃教授以及前校長孫震教授等。他們都是各系頭幾年甚至第一屆畢業的「資深」校友，在那個物資匱乏、世事紛擾的時代，他們仍能堅定步伐，追求學問，終而在學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黃金茂教授專授經

濟思想史；馬漢寶教授專研法律哲學、法理學等；王源教授專研礦床學、資源經濟等；康有德教授最早引進葡萄，對早年台大山地農場的重建奉獻了相當心力；蘇仲卿教授主持國家分子生物技術研究計畫，為農化系生化研究開創新局面；醫學系葉英堃教授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二十年，是跨出校園「溫室」投身社會「荒地」服務的典範；孫震教授1956年才從台大畢業，在前述師友當中屬最「年輕」者，不過他是經研所第二屆畢業，從他流暢的文筆當中，我們可以窺知早年經濟系發展之梗概。

帝大改制為台大之初，由於師資不足，廣向各界求才，因此延攬了很多留日及中國學者進入台大服務，本書收錄了陳奇祿院士與人類學系、李永基教授與獸醫學系、白光弘教授與電機系，以及齊邦媛教授與外文系的一段淵源。陳奇祿院士研究台灣早期原住民物質文化，卓有聲譽，在藝術文化方面更有深厚之學養；李永基教授專長於寄生蟲研究，尤其對早年台灣蛔蟲病之防治居功厥偉；白光弘教授參與我國無線電通信科技研發工作最早，對華視及廣播電台之架設貢獻頗多；齊邦媛教授專精英國文學史與翻譯等，近年更致力於英譯台灣文學，要將台灣推向世界文壇。

早年，女權不彰的時代，女性鮮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杜淑純女士則因著父親杜聰明博士的餘蔭，有幸接受大學教育洗禮，成為台大第一位台灣女學生。雖然女大學生少，不過有很多女性協助帝大時期的研究工作，並於戰後繼續在台大服務，終其一生默默耕耘，是台大不可或缺的園丁，柯環月女士堪為代表。

他們何其有幸生在二十世紀初葉，即時投身於自然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憑著單純而堅定的信念，各自謀得一片天地；透過他們的文筆或口述，為我們勾勒出二十世紀台灣在政經、文教的發展脈絡，而偶然流露的心情紀事，更讓細嚼讀來心有戚戚焉。

本計畫的構想始於四年前，由時任校長特別助理的張秀蓉教授在從歷史系教職退休前所提出。張秀蓉教授深有歷史敏銳度，在校時即力倡「拯救」台大校史，更將其主持計畫出版所得用於本書出版；這本書能於今年校慶前夕順利問世，要感謝她的無私奉獻。

且讓我們跟著書中的台大人一起進入時光隧道，看看從帝大到台大的成長吧！

陳維昭

2002年10月

張序

很高興「臺大人叢書」第一本面世了。四年前，為慶祝本校創校七十週年，我們曾經出版《臺北帝大的生活》，獲得校友及台灣史研究者的熱烈迴響。有感於本校是台灣首創大學，而且一直又是台灣學術界的重鎮；我們為國家培育了十六萬多的人才。無論是海內或海外，我們的校友在社會上都作出了貢獻。特別是國內，過去幾十年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各方面都經歷了快速發展，台大人在各個領域均扮演了領袖群倫或推波助瀾的角色。因此台灣大學的歷史已經成為台灣近代發展史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然而，至今我們沒有一部完整的校史。最近在校方研發會的推動下，各系、所、院已陸續整理出自己的歷史，這是一個起步。四年前，我們規劃「臺大人叢書」時，基本上是希望為未來編纂台大校史保存一些台大人口述或自述的歷史資料，同時也要呈現台大人與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各方面發展的具體貢獻。所以我們在規劃時，朝兩個方向思考。一是以“世代”順序為考量。例如，第一本（即本書）主要以由台北帝國大學過渡到台灣大學這段時期擬定訪談或邀稿對象。另方面，以貢獻作考量。例如，第二本書將推出「台大人與台灣高等教育」。我們希望經由這兩種規劃方向，交錯出版一系列的叢書，其目的是在檔案文獻之外，借由受訪者的觀察及主筆者的文字，來呈現台灣大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台大人在台灣社會的重要貢獻。

經過種種努力，我們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上路了。我們首先要感謝本書的受訪前輩及一些惜墨如金的前輩們接受我們的邀請，與大家分享了他（她）們在台大的黃金歲月與對台大難以割捨的感情，我們在此獻上

誠摯的祝福。

「臺大人叢書」出版計劃是我1999年8月退休前向陳校長提出的最後一個計劃。在此，我特別懷念此套叢書的建議人—已故電機系馬志欽教授。當我們籌措到經費可以開始本書的作業時，他的身體已被癌細胞侵蝕到不能接受我們的訪談了。未能讓馬教授看到此書出版，令我感到非常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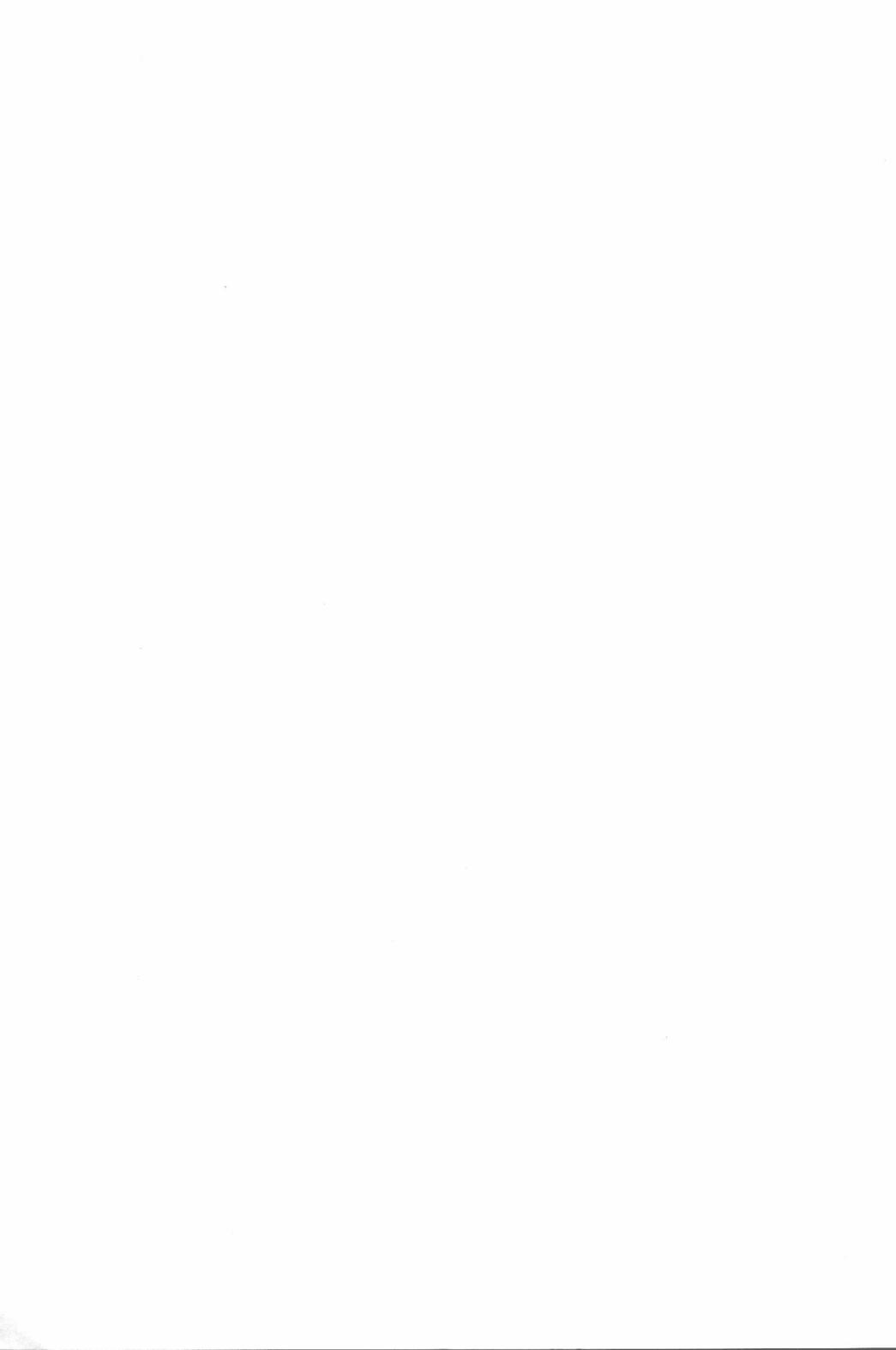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林秀美小姐鍥而不捨的執著精神應居首功。我們也要感謝歷史研究所學生陳瑋荻小姐、法律系學生陳逸竹小姐(今年已至日本東大攻讀研究所)以及師大歷史所鄭麗玲小姐(今年已至元培科技學院任教)等人協助訪談並撰稿。更感謝親自執筆的前輩學長們，若不是您們的參與，此書將會無法如期完成。

四年來，我念茲在茲的計劃已跨出了第一步。此後我願以本校退休教授的身份，繼續作此計劃的終身義工，謹以此回饋栽培我的母校。

秀 蓉

2002年9月30日

「臺大人叢書」總編輯



目次

1 校長序

4 張序

文學院

9 我與臺灣語研究 口述／吳守禮 整理／鄭麗玲

31 我和人類學系 陳奇祿

51 台北帝大第一位台灣女學生的回想

口述／杜淑純 整理／林秀美 杜淑純

73 初見台大 齊邦媛

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

87 四分之三世紀：台大與我 黃金茂

115 記得當時年少－台大入學五十年話舊 孫震

133 從早年的台大法律系說起：個人回憶點滴 馬漢寶

理學院

149 我的台大人經驗 劉盛烈

179 我在台大－兼談台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濫觴

口述／羅銅壁 整理／林秀美

203 我與台大地質系 口述／王 源 整理／陳逸竹

農學院

221 我與台大園藝系 口述／康有德 整理／陳瑋荻

243 我與台大獸醫學系 口述／李永基 整理／陳瑋荻

259 我與台大農化系 蘇仲卿

醫學院

293 台大與我：踏出教室之「溫室」進入地方醫療機構
的「荒地」服務人群 葉英堃

工學院及電資學院

317 我與台大工學院 劉鼎嶽

335 無線電通信科技和我 白光弘

圖書館

349 我在台大圖書館四十年 口述／柯環月 整理／林秀美

我與臺灣語研究

口述／吳守禮
整理／鄭麗玲



圖 1：畢生致力於漢學研究的吳守禮教授與書房，書房取名為「從宜」，典故出自《禮記》：禮從宜，使從俗。

吳守禮教授小檔案

- 1909年3月17日生於台灣台南市金葫蘆街
1919年3月員林舊館公學校畢業
1927年3月台中第一中學校畢業
1930年3月台北高等學校畢業
1933年3月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
1933年4月任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副手
1938年9月赴日本京都大學東方文化文化研究所任囑託
1945年10月任台北帝大講師
1945年12月任國立台灣大學副教授
1973年8月自台大中文系教授退休
1986年3月在美出版《綜合閩南語台灣語基本字典》上下兩冊
1996年獲頒教育部講助漢語方言研究著作特殊貢獻獎
2000年8月出版《國台對照活用辭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
2001年10月獲第一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

我與臺灣語研究

口述／吳守禮

整理／鄭麗玲

我 是民國前 3 年出生於臺南，在臺南讀公學校到三年級（按：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就讀的小學稱為公學校），10 歲那年 7 月因為母親過世而搬到員林。我的父親是製糖會社職員，來台中當支店長，因此我先轉到台中公學校讀第三年第三學期（按：日本時代學校為三學期制），升到第四年才到員林舊館公學校讀四年級，舊館公學校是四年制，沒有五年級，但到我那年學校升格為完全公學校，因此得以在原校繼續就讀五、六年級，不必到他校去。公學校畢業我考上台中一中。

高等學校的生活

台中一中畢業後，考入台北高等學校。高等學校的制度與現在台灣的學制不同，現在日本也沒有高等學校的學制了。高等學校是大學的預備學校，分為文、理科後，再分文科甲、乙組，理科甲、乙組。當時大家都認為讀到高等學校應該就要讀理科，但一方面因為我有輕度的紅綠色盲，不能讀理科，所以讀的是文科乙組。父母不能理解這點，還一直埋怨我何以不選理科。一方面亦是我嗜讀文學書，文乙組外國語言以德文為主，甲組以英文為主。公立高等學校畢業生申請升入大學，如果沒有超過該大學該學科收容名額的話，都可以入學，若有超過才要考試。

高等學校在一般人回憶中都會提到ストーム，ストーム大都是住在

學寮的學生比較常玩，我因為沒有住校，對ストーム並無太大印象。只記得有一年校慶參加化裝遊行，穿上日本式的衣服拍照。這個時期讀的課外讀物像日本文學、日本思想專輯等書籍都有所涉獵，也看馬克思資本論，多少有受影響。不過，老實說讀課本都來不及啦，還讀到課外書去。課外書買了也不見得都會去讀。當時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下，受日本文學的影響，或者透過日文翻譯閱讀世界思想集、外國的文集以及資本主義(資本論)等書，文學翻譯讀得比較多。資本論大家比較不敢讀，買是買了也不見得會讀。我買了資本論擺在家裡，也沒讀，後來還是送人。又要玩又要讀書，資本論讀不下去。

我讀文科乙組，之所以選擇乙組讀德文，是因為英文是進高校時已經學過，想要多學一種外國語。甲類、乙類不是成績好壞之分，而是修習英文或德文的差異。我年輕時有多學一種外文的企圖，也想讀德國文學。但是進入高校將畢業之時才知道台北帝大沒有德文科。多數人就讀文乙組修德文並不是想讀德國文學，而是想研究德國法律。日本人的法科、醫科都有德法或英法的傳統。當時大概是德國的醫學較發達。文科讀德文主要是要針對德國法律、文學、經濟，理科乙類則是為了學習德國的醫學。

早婚

我在高等學校時代就結婚了，但是內人一直住在員林，我隻身上台北讀書。一直到我畢業謀得職業後，才將她接上台北。婚後育有三子三女，我的生活不富裕，內人一直跟我過苦日子。

台北帝國大學的學習生涯

說實在的，台北帝國大學並不是台北高校學生的最愛，家庭情況許可的人有機會都想要去日本。我的哥哥8歲就到日本留學，弟弟在9歲就被

帶往上海，我則因升學時家道已中落，無法到日本留學，只好留在台灣。我就讀的文學科，定員十人，但大多只有一兩人申請，當然是無條件的獲准入學。前面也提到，一般讀文乙的人主要是攻讀法律、經濟。我雖想讀德國文學，但是台北帝大並無德國文學。

我在高等學校一直到快要畢業都還未能決定要就讀那科。我心想，日本人從小就用日文，素養本來就比我們好，而且閱讀日本文學時，看到日本小學說家的生活，想想和自己不合。要讀政治法律也和我的個性不合，讀中文的話，至少這是咱自己的語言，較易研究。但是，沒想到入學東洋文學科後，學習經驗完全不同。我自小學、中學、高校對中文的印象，漢文是讀四書五經，是科舉考試的世界，進去這個領域後才了解，中國的學問不只是四書五經，不只是吟風弄月，還有其他的，所謂文科的科學，就是現在所謂的漢學，日本當時叫支那學。也就是說，漢文除了吟詩作文科舉之外，還有一個學問方面的領域可以去發展。

台中一中的同學田大熊早我一年進入台北帝大，高等學校的入學資格是中學四年修畢或五年修畢都可以參家考試，我是台中一中五年級讀畢才就讀，田大熊先我進入文政學部文學科攻讀東洋文學。他還開玩笑說已經有人讀東洋文學了，我可以不必來讀了。台北帝大東洋文學科是研究中文，為避免以中國為名，才定此一名稱。田大熊雖然早我一年入學文學科東洋文學專攻，但是和我同一年畢業，我被神田教授留下來當副手，他則進入總督府圖書館（即現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副手是無任官的助手，田大熊的職位則有拜官。

神田喜一郎教授相當年輕，只大我一紀年（12歲），當時東洋文學的講座教授是久保天隨，他是日本一流詩人，研究戲曲。神田喜一郎則是助教授。但是我畢業那一年久保教授過世，神田先生升為講座教授，至法國留學兩年才回來。

台北帝國大學的修課是單位制，一年可以修幾個單位，畢業要修規

定的單位，除了必修的單位外，也有選修的單位。對於中文研究，雖然小時候讀私塾，父親也以台灣音教我《唐詩三百首》、《文學初階》等尺牘啓蒙書，但都只能算念詩歌，不是讀書。日本各級學校有漢文科，讀《論語》、《孟子》之類的書，但是用日本的漢字音來讀中文古籍，根基淺薄。

遇到神田教授可說是我的幸運，自高等學校畢業進入台北帝大讀中文，根本是一張白紙，沒什麼基礎。神田教授由基礎開始訓練我。另外對久保天隨教授的課，他擅長詩文，但講話有點口齒不清，我聽不習慣，所以對詩文部分我不敢碰。神田教授擅長考證學，詳細介紹清朝樸學大師的著作，上課的課本是用陳奐的《詩毛氏學傳疏》詩經新注。十三經注疏在唐朝時代完成後，清朝考證學興起之後，對每一經都有特別好的新注疏出來，陳奐的《詩毛氏學傳疏》是詩經的新注。所以雖然說是基礎訓練，但所用的課本相當艱難。

文政學部上課的情形，除了政學科學生人數較多以外，其他各科接近招生名額（亦即等同於直升），人數都很少。我主修的東洋文學科，經常是我和神田教授一對一上課。有時即使和國文科（按：日本語文）的學生一起上課，但是人數依然很少。學生生活讀書之外，我喜歡打乒乓球。因為我讀的是中文，日本人中文較差，所以與日本人學生相處上，有時他們需要我幫忙。我和神田教授的相處很好，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你們台灣人」這樣的話。他雖然是京都人，大家都知道京都的方言，但是他的日本話都是以後天教育出來的標準日語發音，從來沒洩露過一句京都方言。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對照戰後台灣中國國語，我所疑問是，為何中國的大學教授來台灣之後，從沒用過標準中國國語，都是帶著濃重的上海腔、廣州腔等地方口音，很多台灣人都遭受過這些災殃。外省人來台灣推行國語，但是他們的文化人根本就沒有國語觀念，有一位講的一口上海腔的教授，終於覺悟自己講的話別人聽不懂，索性說，你們聽了三個月之後就可以懂了。學期開始就要作筆記了，你